

古今治平略

7保士  
5071  
25-19





門 4  
號 5071  
卷 25-19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九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朱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邊防篇

周漢邊防 南北朝附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然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  
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世晉國并戎  
不暇而周室不與何也豈非封建之典行天子分藩

周漢邊防

卷二十九



翰之寄於侯國故諸侯各任攘拓之責以衛天子是以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專察國君之善惡而諸侯盡禦侮之實勤勞於外實同體王者之休戚所謂形勢分而委任之道得也至其遣戍士也采薇之詩不過日日戒之嚴遣將帥也出車之歌不過日朔方之城而已雖有掌固司險之職亦豈區區恃城郭溝池爲固也哉周德旣衰天子不能守在四夷於是諸侯驚於戰攻而燕趙秦以與胡界乃始各築長城以拒胡趙自代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鴈門代

郡燕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郡而秦初築隴西上郡各設捍禦以爲固當是時趙將李牧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故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牧如故趙王怒召還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王乃強起之。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選車得千二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弓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爲騎陣，張左右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自是十餘歲，匈奴不敢近邊，爲後世禦邊長策焉。至秦始皇并吞六國，更爲郡縣，自撤其藩籬，中國與四夷爲隣。天子始

自爲守，遂使蒙恬攘匈奴，悉收河南之地，因河爲塞，築四十餘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又因邊山巖壑，谿谷可剗造者，剗造可繕治者，繕治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又使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匈奴。威振殊域，勞殫中國，廣侈疆域，夸示後世。其初知築長城以備亡，而不知城成之所以速亡也。然則地利固不如人和也哉！漢興建燕代國以御胡，置邊然白登之圍，勢頗危岌。文帝在位，尤加慎邊防，繕修城堡。十四年，匈奴十萬騎入朝，那蕭闕殺北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地都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  
宮侯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  
車千乘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  
甯侯魏邀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寵爲隴西將軍屯  
三郡上親勞軍勒兵遂欲自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  
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張相如栾布爲將軍擊之  
逐出塞而還後六年匈奴復入上郡雲中所殺畧甚  
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  
句注張武屯北地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

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吏被甲銳金刃控弓弩持滿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  
使持節詔曰吾欲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上請車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  
持軍容揖曰介冑之臣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  
改容式車使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  
門群臣皆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亞夫可得而犯



耶乃拜亞夫爲中尉。當是時，匈奴左方王將居東方，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者直上谷，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者，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羗。其單于庭直代雲中，而中國各因所直之地，嚴防屯以爲邊。而隴西屯備羗、蜀，以南備西南夷。會稽備東，甌南越各爲邊。列屯置守焉。孝武卽位，憑屢世之憤，藉文景之資力，選將深入，歲輒克獲。已大發卒治諸邊。元朔中，大將軍取匈奴河南地，會渾邪將其衆降漢。隴西北池河西益少寇。主父偃行邊爲上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

奴，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是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新秦中。日朔方郡以爲邊，自是山東咸被其勞費，而歲所遣戍隴西卒亦無慮減半矣。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而北，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稍蠶食其地。東接穢貉、朝鮮，以爲郡。西置酒泉、武威，分置敦煌、張掖郡，絕胡與羗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又遣光祿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近者數百里，遠者千里，至盧朐爲塞邊，益廣斥。當是時，匈奴創甚，又



以其間興兵事兩粵通西南夷置列郡以填邊雖中  
國耗憊殊甚要固其乘席富彊將武師力可以戰而  
後足以守也迄于昭宣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  
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元帝竟寧元年單于入朝禮  
賜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欲以西  
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  
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  
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  
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

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  
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  
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  
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  
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  
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邊脩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  
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治之恩稽首來臣  
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



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侯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  
 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  
 民猶上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  
 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  
 塞徼置戍屯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  
 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  
 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  
 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

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寬  
 樂無奈侯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今一縱之闌出  
 不忌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治功廢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  
 破壞亭壘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九也如罷戍卒省侯望單于是以保塞守禦必深德

周漢邊防

卷二十一 七



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建○武○初○天○子○閉○玉○門○  
關○謝○西○域○而○詔○徙○幽○并○邊○人○于○常○山○居○庸○以○東○增○緣○  
邊○兵○獨○保○塞○備○胡○已○遣○將○軍○候○霸○將○弛○刑○徒○六○千○餘○  
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起○亭○障○自○代○至○平○城○  
三○百○餘○里○而○代○北○以○平○時○廷○臣○議○金○城○破○羗○西○苦○縣○  
遠○難○守○棄○之○便○將○軍○馬○援○上○議○言○金○城○完○阻○河○爲○固○  
其○土○田○肥○美○灌○漑○流○通○而○棄○之○則○羗○在○湟○中○長○害○不○

休○不○可○爲○也○于○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置○長○吏○繕○城○  
郭○起○塲○設○候○開○通○水○田○勸○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氏○羗○  
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寧○建○武○  
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曰○今○涼○州○部○皆○有○降○  
羗○羗○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  
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畔○舊○  
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較○尉○涼○  
州○部○置○護○羗○較○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  
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羗○夷○爲○吏○耳○



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卽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畱宿衛于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于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彪又上言曰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椽史恐非所能制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于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于是始復置較

尉于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至和帝時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言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于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安帝時北虜與車師連兵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而



棄涼州并力北邊大將軍鄧騭然之會公卿集議騭  
曰譬之衣破敗損其一以相補猶有所完不然將兩  
無所用公卿皆以爲然中郎將虞詡時辟太尉府言  
于太尉修曰不可昔先帝開甘涼拓土勞費劇而後  
定今憚小費壹舉而棄之非計也涼州棄卽以三輔  
爲塞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甚不可且自古武  
臣烈士多出涼州士馬勁于天下今羌胡所以不敢  
遂窺三輔爲心腹害者以涼州之議其後也涼州士  
民所以摧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

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  
以爲中國棄我于夷狄如因天下之敝釋怒洩憤席  
卷而東園陵舊京可爲寒心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  
完詔恐其疽食浸淫而無所限極也宜網羅西土雄  
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  
致防其邪計便修上其言于是詔辟西川豪傑爲三  
府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慰安之

嗚呼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  
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况雖盡東



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俛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強齊，威振天下，可為良將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強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免者，何也？日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夫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羗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

之阨，非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強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繇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存。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日痛不着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羗禍，朝夕急切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羗矣。



今苟以已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  
 禦之脩陶陶問澹卧委天聽羗獨往來深入多  
 殺已乃睦睦相將詣闕諸辭禮謝退云狀會坐  
 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  
 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  
 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為害軍書交馳  
 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  
 庶日式滅覆出為惡何何潰潰當何終極春秋  
 譏鄭棄其師非此謂哉

漢代邊防 六朝附

安帝時金城隴西漢陽諸降羗反數大征不克二千  
 石令長多內郡人爭上言宜徙郡縣以避羗詔時為  
 尚書僕射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  
 民為明此商高宗周宣王所以配湯武也禹貢雍州  
 之域厥田上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  
 以為利水草豐美宜產牧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  
 以溉引水為春用河為漕用力省而軍食足先皇帝  
 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凡以為雍州也比遭元元無

漢代邊防



妄之灾衆羌内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宜勞來安集而從之夫棄沃壤之饒虧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单外而公卿選愜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非至計也書奏詔謁者郭璜復所徙民繕城郭置驛埃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億計焉靈帝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弃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傳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

燮延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舅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李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



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樊議。孫是朝廷重其方格。其後三國分製。其爭地乃在荆襄。以荆襄東連吳會。西控巴蜀。北向宛洛。蓋四達用武之國。而南北相距。畫江以守。要在保淮。則合肥濡須。為巨鎮。東晉偏安之日。久都建康。憑長江為天塹。而武昌江州壽春各宿兵列鎮。以為防守。迨殷浩北伐。舉非其任。右軍將軍王羲之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諸求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

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踰于此。而北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宜更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及浩喪師。則貽之書曰。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



崩之憂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疲于外  
 資竭于內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較各復舊鎮自長  
 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更與朝賢思  
 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允答  
 群望救倒懸之急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  
 姚興以彭城為北境藩扞云宋文帝元嘉中索虜南  
 侵何承天上安邊論曰安邊之計大歸有四一日移  
 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募偶車牛四曰計丁課  
 仗良守強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畧蒐獵宣其號令俎

豆訓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  
 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受奇揚旌雲  
 朔銘功于燕然之阿饗徒于金微之曲苟天時人事  
 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  
 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  
 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而  
 肉衣而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  
 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  
 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聚而此已奔疲且

漢代邊防

卷二十一

十五



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忸狀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焱騎蟻聚輕兵烏集並踐禾稼焚蕪閭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日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親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

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于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日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歛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歲頽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塲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



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日募  
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  
可伍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城不可平固行趨  
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可簡括號令先明民知  
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日計丁課仗毋使有關  
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  
銘刺繇已還保輸之于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  
民不辨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  
聞軍國異容施于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于疆場之

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  
暑溫涼之氣各繇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戊申作師遠  
屯清濟功費旣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  
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  
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繇有數梁用走  
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  
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  
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遠奔救天  
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



古今通纂卷二十一  
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科甲。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繇習親。執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偶。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固而卽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

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蚕之氓。兼城守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較矣。齊明帝建武二年。魏主攻齊。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王之罪。而還。因欲築城。置戍于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蠶書問之。高閭表對曰。昔世祖以迴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城。士不



關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  
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  
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  
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  
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  
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  
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  
畜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  
之其在北圻分壤裂土設填戍而國自爲邊元魏起

于朔漠旣全有中原亦所患在于北狄中書監高閭  
表以爲北狄悍暴同乎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  
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無所用之夫狄散居  
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以畜牧俱逃不  
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此其所長而六鎮勢分衆寡不  
敵虜來攻圍迫而難制亦其勢也請依秦漢故事並  
六鎮築長城以防遏之其要害之地則開門造小城  
于其側爲兵屯狄來有城守有捍禦攻城不克野掠  
無獲將草盡而走懲艾必矣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一夫一日之功可城三步三百人三里三萬人三百里而千里之內疆弱相兼計不過用十萬人一月之力而就不足爲難暫勞永逸計之得者也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登城覘敵以逸待勞三息境外無時之備四歲時得間運芻糧入充其中軍不匱典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焉大延九年刁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况緩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縮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

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姦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于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賜各爲刁公城以旌之正始元年柔然侵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源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



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處遙遠代表諸國  
頗或外叛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宜準舊鎮  
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  
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  
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邊境以  
安其後周保定時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  
掠居人阻斷河洛之路韋孝寬深患之而地入于齊  
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于河南西徵役  
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

少爲難孝寬日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  
餘里一日割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  
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三日不到我之  
城隍足得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  
仍停畱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積山諸村  
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  
如孝寬言焉



唐初突厥強盛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為長塹  
 以制邊召江南工師大發卒治戰艦於河以壯備禦  
 而于并太原各置屯田邊列十二軍以時練蒐會太  
 宗神武北擒頡利東制高句驪西平高昌定胡越為  
 一家外薄于四海于是鎮西節度使統龜茲焉耆于  
 闐疎勒治安西北庭節度使防突厥騎駝施堅昆斬  
 罽管海東建康寧冠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張掖治北  
 庭朔方節度使捍北狄統經畧豐安定西城治靈武

唐代邊防

唐初突厥強盛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為長塹  
 以制邊召江南工師大發卒治戰艦於河以壯備禦  
 而于并太原各置屯田邊列十二軍以時練蒐會太  
 宗神武北擒頡利東制高句驪西平高昌定胡越為  
 一家外薄于四海于是鎮西節度使統龜茲焉耆于  
 闐疎勒治安西北庭節度使防突厥騎駝施堅昆斬  
 罽管海東建康寧冠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張掖治北  
 庭朔方節度使捍北狄統經畧豐安定西城治靈武



安北都護府制東域振武治榆林河東節度使倚角  
朔方統雲中大同橫野定襄鴈門樓煩岢嵐治太原  
范陽節度使制奚契丹統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  
高陽唐興橫海治幽州平盧節度使鎮室韋靺鞨統  
平盧龍渝闕治標城安東都護府備西戎統臨洮河  
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綏和寧塞積石鎮西治西平  
劍南節度使扼吐蕃撫蠻獠統臨翼通化維川蓬山  
源昆明寧遠治蜀郡嶺南五府置經畧使若桂管容  
各置經畧使治廣州其長樂經畧福畧領之東萊經

畧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而綱維藩翰之形  
成焉高宗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辨戰死朝  
廷議棄豐保塞靈夏唐休璟以爲不可䟽曰豐州控  
河邊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  
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  
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  
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所有寧  
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陳  
方畧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倡之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失和舉兵相攻安西道  
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書所當施行者  
既而過州建諸屯置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后謂  
楊再思李矯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  
當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懸地幾  
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  
嘗少敗武后永昌中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  
屯卽死蜀州刺史張東之請省罷姚州使隸犍府于  
江北置闕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置

府兵選擇清良宰牧統理之便久之又詔右鷹揚衛  
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  
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  
四鎮更置西安都護府于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  
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  
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  
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玉關斷  
匈奴右臂稍稍渡河湟築令居以絕南荒于是障侯  
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



不絕至作皮幣算緡法稅舟車權酒沽夫豈不懷爲  
長久計然匈奴于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  
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于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  
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烟火相望  
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  
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  
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  
還先帝舊封若又棄去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  
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震則威懾南荒連衡河西

必危且莫賀延磧柔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  
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時  
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  
境輸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于南硤口  
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  
里自是州無虜憂屯田廣闢匹縑易粟數十斛支廩  
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平  
祠揭碑頌德焉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  
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中宗神龍三年朔方總管



沙叱忠義為突厥所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  
 既至賊已去引兵衝擊夜掩其營破之初朔方軍與  
 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  
 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眾西擊突厥張  
 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  
 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  
 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從之表留  
 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  
 城下軍中股粟役者盡力六旬而就以拂雲為中城

南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  
 也斥地四百餘里又于牛頭廟那山北置烽埃千八  
 百所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畧牧減鎮兵數萬人費億  
 計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愿曰兵貴進  
 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  
 守備生退愿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  
 人以重愿而輕楷又有張守珪者為瓜州刺史嘗督  
 眾繕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眾失色守珪曰勞創  
 之餘詎可矢石相礪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



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于  
是修復位署招流宄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  
卽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碛不可執常瀦雪水溉田  
是時渠塌爲虜毀材本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夕  
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  
如舊州人神之天寶中哥舒翰攻吐蕃收九曲請  
列置州縣于是置神策軍于臨洮西澆河郡于積石  
窀秀軍于河西與隴石河西安西北庭並列爲巨鎮  
歲發山東丁壯戍之賜繒帛而遣開屯田設監牧軍

城戍邏萬里相望于開遠門揭亭署表曰西極道九  
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爲唐邊極盛其後天  
子志邊功府衛法壞士馬精悍者畢在邊而安祿山  
以范陽節度使得幸官左僕射爵東平郡王貴寵震  
天下聽于上谷鑄錢聽以蕃將代漢將竟驕極而反  
安使破滅舉河北諸州界賊三降將魏博德滄瀛界  
田承嗣爲天雄軍恒定易趙深冀界李寶臣名成德  
軍李懷仙函朝義首降卽授以幽州爲盧龍軍此所  
謂河北三鎮者也于是諸鎮各專土地甲兵以自予



雖各列藩實不異戎狄而國無北邊矣方祿山反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關而敕神策澆河宛秀諸軍各以所鎮兵討難所謂行營兵也而圍益虛吐蕃得以其隙入爲暴至德初取雋州及威武諸鎮入石堡明年取廓伯岷等州及河源帝務姑息以紓患詔宰相與洺盟爲好而虜陷臨洮秦成渭等州明年遣使聘而吐蕃留不遣又明年入大震闕取蘭河鄯洮等州于是隴右地盡亡而國西又無邊虜遂入破涇邠入奉天代宗爲幸陝虜入京師連雲堡者涇州要地

也三垂峭絕北據高峴虜所進退羨埃易通虜得之而二州不宿麥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疫常以秋及是得唐俘給資產厚之質其孥使之而盛夏入邠寧已陷北廷都護府絕安西道破鹽州則塞防無障而靈武單露鄜坊益侵迫矣初代宗大歷八年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于上曰四填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鹽牧故地草肥水美平



涼在其東獨耕二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乃并國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奈何用一書生議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九年郭子儀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疆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

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瘼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脩分願于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



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  
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  
策也貞元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  
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  
寧兵足以城之上曰嚮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  
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  
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  
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  
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

至虜亦集衆而來必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  
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日三城成朝  
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朝晟  
遂城馬嶺而還憲宗元和八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  
節度使李光弼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  
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  
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遠河  
患退二三百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  
接慮忽唐突勢無繇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



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絳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  
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  
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  
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干無事之時豫畱聖  
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  
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唐初時六胡州在靈武部  
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中  
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  
以軍遙隸靈武道理曠遠故黨項孤弱虜數擾之宰

相李吉甫始奏復宥州乃始經畧以隸綏銀道取麟  
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士三十萬給涇原  
澤潞軍稍增太原馬千疋繇是戎備安輯始蜀自韋  
臯招來南詔復嶺州傾資與爲歡示以戰陳文法杜  
元穎代將不閑軍而貪南詔復叛成都南失姚協西  
亡維松繇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文宗時節度  
使李德裕至大患之于是作籌邊樓按劔南道山川  
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按劔西道山川與蕃相入  
者圖之右諸部落衆寡饋餼遠邇道里曲折咸具召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諸老將習邊者與指畫商計凡虜情諸向背微隱畢知之于是擇舊獠與州兵任戰者豐其餉而廢其獐耄召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日夜蒐簡而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復其繇謂之雄邊子弟築拔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海城以控榮任作柔遠城以控西山復邛崃關徙鶴州治臺登以奪蠻險于是蜀軍大實而相牛僧孺與交怨數從中沮其事命修清溪關斷南詔入寇之路而歸諸道兵勿留屯以難之蜀人洶洶德裕

上書言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防守庶可無虞蜀兵本脆弱又新爲蠻所破困所謂沒世不復者也今復令北兵盡撤與先失事時何異今朝臣言罷兵者蓋繇禍不在已委難于臣臣望人責一狀入堂留按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其咎帝得疏以謂然兵得無罷而德裕練士葺堡障而蜀安唐自中葉來京師無藩垣二虜時助師時犯順往來入郊甸如織無留行天子幸蜀幸陝幸梁州奉天以避兵國如郵置而猶嗣守社稷者百十年則都關中地阻固而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江淮楚蜀爲內藏自給足也嗣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杜牧之以爲鉅封劇鎮所以係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兵祖于山東亂于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亂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

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半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慵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于上谷成于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  
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字○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  
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  
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繇○此○言○之○山○東○王○  
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足○  
以○亂○天○下○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阜○函○潼○關○  
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  
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  
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

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  
傾○迴○轉○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  
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  
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  
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  
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  
使○生○人○未○至○于○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  
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于○理○平○若○欲○  
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



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

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東○最○重○于○河○南○亦○最○重○何○則○魏○在○山○東○以○其○能○無○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自○燕○趙○常○取○重○于○魏○魏○常○擽○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五○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



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于○河○南○間○亦○最○  
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  
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  
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  
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  
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  
明○白○可○知○也○非○魏○强○大○能○致○如○此○也○形○使○然○也○故○曰○  
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  
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敵○

自○戰○者○便○于○戰○故○我○常○失○于○戰○虜○常○困○于○守○山○東○之○  
人○叛○且○三○五○四○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  
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  
示○順○向○詆○侵○族○辭○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于○有○圍○急○  
食○盡○餓○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决○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  
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  
爲○浪○戰○最○下○策○也○然○後○穆○敬○之○世○河○北○再○復○宣○宗○之○  
世○河○湟○盡○歸○而○無○補○于○唐○之○既○衰○抑○何○也○固○知○邊○防○



設險國之藩。獎資以爲衛。而非所以爲命。于廟算之盛衰。失得詎盡是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代邊防

宋興于延慶。環厚靈武。各置帥以備。西夏關南瀛常。易棣各置帥以拒北敵。普隰昭義西山各置帥以禦。太原帥官不過巡簡使。無虜易制而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洽款語甚寵。西北邊軍市租悉舉。畀之令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資不在。是又事不從中復聽。便宜制軍。當是時所置帥皆天下勇悍忠實之材。委任專而防守固。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四十年。它如李漢超郭進。



姚內斌之倫卒不下十餘年。吏士尊畏得盡其死力。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形勢壯。虜用挫屈。叩關吏通書幣之使。于是勅沿邊諸州禁民毋得出塞。侵盜敦信保境。而中外懷安。邊自劉守光僭竊與中國構兵。契丹以其間據營平二州。而地險始失。後石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界虜藩籬。撤焉。周顯德中。實始復瀛莫二州。而韓通築李晏口城。立縣十有二。又築東鹿增鼓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浮陽至朝寧。補壤防闕。游諸口三十六。

以通瀛莫宋興葺鎮州西山堡障。自王全斌築保州。威武靜戎平塞。諸境塞自劉遇。太宗平晉。隳其城。遷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爲胡虜咽喉。自潘美各因形制。爲邊端拱中。北虜侵盜。詔群臣上脩邊策。諫大夫張洎上書言。中國禦戎必依險阻。今飛狐以東。皆契丹所有。地險盡失。而河朔列壁城守。具苦于無兵。則兵分之過也。請于中山太原河間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視緩急爲策。應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吏部尚書宋琪言：國家取燕于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于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保塞，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不視孤壘旬日可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然邊無險可恃，終以不振。契丹屢肆侵擾，久之節度副使何承矩疏曰：臣幼侍先臣闕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

原之勢，若于順安。昔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闕南諸泊壅闔，卽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無水田處，則簡精銳以戍之。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賢。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太宗喜納之時，尹洙論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



持燕挾虜茂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于袁氏  
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  
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  
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  
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  
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大師伐蜀伐  
吳秦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  
既平悉天下銳專力于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  
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

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  
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  
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制敵  
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  
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  
詎能係國安危哉是皆所以圖燕冀一大舉克復固  
吾圍也真宗咸平四年夏人李繼遷雖入貢而鈔劫  
益甚帝遣張齊賢行邊已而繼遷陷清遠靈武孤危  
判永興軍何亮上安邊畫曰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河捨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諸戎合之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割分爲二夏賊桀黠挾諸戎不得貢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薄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餉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舍靈武何以異哉帝猶豫不能決詔群臣議棄守之宜左司諫楊億爲存有大害棄有大利國家輓輸之勞士卒流離之苦悉皆免焉若以失地爲言卽燕薊河湟所失多矣何必

此直須棄靈州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輔臣言靈武爲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意未決出手札訪張齊賢齊賢言靈武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積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繇而出城中之兵何繇而歸爲今之計若能增益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精兵以合西北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  
帥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  
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  
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靈州  
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置皆于蕭關武延川險  
要處以僑寓之俟其平寧却歸舊宇後從蕃漢之兵  
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帝不能用五年繼遷  
大集蕃部來攻靈州被圍餉絕救兵不至城遂陷州  
臣死焉帝聞悔不用李沆之言當時北邊旣失古北

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堯埆所謂天  
造地設非敵所能輕入繇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  
廣平利馳突必爭之地議者謂宜先居固守以逸制  
勞至繼遷攻失靈州則西邊益無蔽禦于是自滄之  
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阻獨特州縣鎮戍爾而蕃  
部屬戶如延之金明府豐州諸地又以迫于強敵朝  
廷不能存撫則蕃部亦壞土兵漸衰雖其時有欲封  
潘羅支及招引沙州唃廝明珠滅臧之族以角西羌  
間通奚霄女真高麗新羅之屬以犄北狄然亦不竟



實用又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  
 方畧無措故兵折于外敵勢益張其所收材勇以備  
 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  
 京師不可以戍邊境于是請訓土兵制遠人綏蕃部  
 日孜孜見諸募畫焉時惟曹瑋習知河北事為真定  
 路都鈐轄復為涇原兼知渭軍與秦翰破章埋族于  
 武延州于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保山外為籠  
 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日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改  
 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喃斯囉強

盛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為立文法  
 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于離王族謀  
 內寇瑋陰結厮敦有寶帶予之厮敦感激父事瑋間  
 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曰我  
 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賞樣丹首乎厮  
 敦愕然許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南市地南市  
 者秦渭之阨瑋城之而表厮敦為順州刺史其年喃  
 斯囉率眾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  
 首千餘級并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



吹麻城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矣瑋在軍得人之死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

笑曰臨邊對敵斬不可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景德後契丹輸平邊稍寧謐有李允則者出知雄州至則益修治城壘契丹以爲言詔詰之允則曰通好初不卽善完恐異時頽圯不復得修將邊備弛矣邊備弛患不可測也帝曰善于是允則標里閉置廂市邸舍水磴爲深廣城增累甃爲高環以溝塹蒔桑麻植榆栲爲阻固修屯田益樹穀架石橋構



亭列隄通道于安肅廣信諸軍邊益闢而壯初州北  
多設陷馬坑城外起樓爲斥埃望十里罷兵後人莫  
敢登允則曰南北通好矣安用是命撤樓夷坑令諸  
軍圍其中因浚井畫溝洫列畦隴築短垣廬舍而地  
益阻固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民旦夕得登望望  
三十里不令安撫司治境有隙地悉樹榆久之榆滿  
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虜不得決驟  
不獨異時爲材木資也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之  
與大城爲一乃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以

鼓吹導至祠居人謹爭獻金銀爲祠供居無何宣言  
盜發北州遂移文北界各捕盜而興版築宣言以護  
祠于是就闕城浚壕起月隄而甕城人得悉納城中  
歲修禊事台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  
其習水戰也嘗宴而甲杖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  
少頃火熄悉痊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  
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  
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燬火  
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蓋他謀欲以毆入爲質，驗旣無有，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卽歸卒，遂斬以徇。允

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繇。在河北三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游觀亭傳後人，亦莫敢隨國使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仁宗景祐中，宋祁知定州，上言曰：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也。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狼態獬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鎮，二軍不戰則博深趙邢洛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顧藉，竊慮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



善○擇○將○帥○欲○人○樂○鬪○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  
前○莫○如○使○鎮○重○而○定○疆○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  
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  
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鬪○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  
池○其○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迺○以○陝○西○  
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  
入○河○東○天○險○彼○憚○爲○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  
建○瓴○賊○鼓○而○前○如○行○莞○衽○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  
河○北○者○捨○鎮○定○無○議○矣○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旣○克○

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  
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颺○  
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疆○弩○巨○挺○長○槍○利○刀○什○伍○相○  
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  
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  
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我○能○用○步○  
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  
以○來○爲○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鎮○堪○其○胸○則○定○禱○其○  
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川○



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有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爲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始矣。河東馬疆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東下井陘不百里。則入鎮定矣。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情。若歸者萬舉萬全。此一奇也。康定初。趙元昊反。西邊備守爲急。時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群牧使丁度。

所以禦邊計。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窮追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忿。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啓。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然屯重兵。嚴烽火。間有侵軼。卒以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鞞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久之。元昊愈猖。蹶城砦多陷。乃使范仲淹安撫陝西。仲淹至上奏曰。臣前至延安。所謂復。



諸寨爲守禦之脩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危安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丁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而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遠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爲賊境隔延安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茲商往來物

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于合水華池鳳州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邊塞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泉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臧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爲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



古今通考 卷二十九  
亦爲之限。今策應之兵，繇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路，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仲淹乃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修永平、承平等砦，招輯流亡，定保障，通斥堠，城十砦。于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洽、范仲淹、龐籍兼經畧。籍至延州，葺治城砦，時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

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慶州西北馬舖砦當橋川口，爲虜腹。仲淹欲城之，度賊在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潛走據其地。日晨起，忽引大兵赴之。吏士皆不知所如，往至柔遠，始傳令告其處。既至而畚鍤版築之用畢，具迨賊覺，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脫賊戰而走，追必毋過河。第乘城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河，乘城而河外果有伏虜，失計去而城成。所謂大順城也。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矣。自此寇鈔益少。又其時判鄜州种世衡言延安東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右  
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  
朝廷從之詔世衡董其事世衡自將逼戎落而軍且  
戰且城暴露者數月乃得城所謂青澗城也世衡計  
以爲處險無水泉不可守乃鑿地百有五十尺至石  
不及泉衆懼世衡命屑石而出之一畚酬百錢過  
數重泉乃沛發又建營田而千頃歲收糴其贏通商  
畜財或先貸之本使速流轉歲時息十倍于是芻糧  
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不外給而青澗完世衡至青澗

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  
者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  
小矣或爭徃役亦使之射射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  
之射射中則釋之繇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  
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旣而世衡起  
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  
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繇是諸部有二者  
使慕恩討之無不克而諸內屬羗仲淹以詔書犒撫  
結以恩信諸羗質子縱出入自便羗酋至府引入屏



人撤衛語無間羗親愛始爲中國使而屯兵徙就食  
內地飛輓大省矣會元昊圍河州繇間道襲府州縱  
遊騎鈔麟州自是二州恐敵不時至皆閉壁自固糧  
乏絕而勢孤朝議欲棄之會張亢以并代都鈐轄守  
麟州單騎叩城下出所授勅示城上曰我城至也門  
啓而入于是縱民出薪芻谷汲曰吾有以待敵無恐  
民乃稍甦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可穴也爲築東勝  
堡城旁有畦可蔬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院有水泉爲  
築安定堡各置兵守之出獲者置衛時禁兵廩餼優

厚然實驕懦不可使乃役兵有健鬪獻級者立脫錦  
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會謀報羗炙羊髀占吉凶驚曰  
明當有急兵盍避諸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  
然亢諜知其無備卽夜部禁兵出襲擊琉璃堡破之  
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駝扼寇所從入築青  
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而麟府之路始通已上  
書請增廣堡砦得益田牧以壯邊宣撫使仲淹奏請  
卽任亢就其事奏可而經畧使明鎬以爲不可就數  
牒止之亢得牒輒廢閣曰受詔置堡砦豈顧以經畧



府牒得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且是邊所恃以爲固也。程役愈急。事竣乃發封。自勒詔勿問。自是藩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萬人。而河外爲并汾屏蔽矣。穆寧氏西南去秦川三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土平沃。爲氏所轄。聚環川而居者數萬帳。漢逋民皆歸之。曹瑋在秦州。嘗經畧其地。而不得閤門。祇候劉滬時守邊。以爲此戎夏所走集。不可失也。進城章川。牧田穀。以益屯涇原師。尹洙以爲不便。令罷役。且召之不聽。而趣功。洙怒。械下獄。氏人大駭。爲變。朝廷遣使卽訊。

氏請還滬。而以牛羊及丁壯助成城。詔復滬權。水洛城然猶以違節制。奪一官。卒水洛人遮道泣。請畱葬祠祀之。自是西邊益嚴。其後二虜旣交好。仁宗崩。夏使來弔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訴于朝。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請宜加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契丹民有捕魚界河。伐楛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敕選將代之。光言國家當戎狄順附時。好與之較計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西戎之禍。生于高宜。而北狄之隙。中祐得譴。則來者必



古今通纂卷之二十一  
將以宜爲法以中祐爲戒將人以生事爲能而邊自  
此多事矣宜勅邊吏諸疆場細故獨當以文檄徐往  
反毋輒以矢刃相加遺安戎狄心奏可神宗時滕元  
發知太原以河東豪意規邊有警爲利也下令曰謹  
斥埃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  
自軍司馬而下皆勒以軍法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  
四備北八備西更休番上會西人獵境上邊郡請入  
將皆防西元發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  
不來四將足矣將吏扣閤爭不聽卒以無事省芻粟

十五萬西夏請故地詔割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元發  
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而西人得襲我不備所  
亡失不貲乃命部將以兵護遷令嚴伍肅寇不敢近  
民以完巴西人得地則請以綏德城爲比畫城外二  
十里爲界元發曰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今許之失  
百里矣兵家進退以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  
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後因夏國內亂用兵  
攻討于熙路增置蘭州于鄜延增置安疆米脂等五  
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元祐初年夏人來賀登



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附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神誼等背約侵築。買孤勝如二堡。夏人卽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不受。西邊騷然。蘇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爲然。

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論蘭州狀曰：夏戎背畔。臣職未修。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來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于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陛下諒闇。太后覽政。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勞動則不足。利則綏撫。不利。征發必若。固守不與。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瘡痍。



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  
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  
直西戎近歲于朝廷本無大罪先朝弔伐但當誅其  
罪人今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  
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爲義也曲直之辯不言  
可見蓋古之論兵者直壯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  
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  
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中國徐亦  
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

廷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  
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怒天下  
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  
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  
使闕右子弟肝腦塗地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  
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寡固守蘭  
州增築堡塞招置士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  
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  
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



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而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畧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饋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而西戎據蘭州之堅賊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堠人力旣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棄之雖

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于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于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救將佐繕修守備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可以無後患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議地界故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在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于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

十里爲堡舖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勉從又要夏界更畱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于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于他處專于所爭處殺人掘崖巉其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故熙河轍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



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馴至靖康，金師侵軼，竟割河間、中山、太原以講和。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猶固守不降。金人盡力攻圍，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畀之。畫河以爲界。高宗南渡，李綱奏曰：「河北兩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自相統率，知名號。」

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聞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脇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且大兵臨之，遣問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旣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然所以處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之之策亦無以過于此者宜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  
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畧名望素爲  
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  
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  
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  
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  
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于決  
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于門墻之外則  
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爲則兩

路之人且怨歸于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  
以待之時不能用卒幸維揚走臨安偷安江左以長  
江爲藩蔽東南之勢局于一隅至建炎三年趙元鎮  
疏曰竊惟東晉之遷國勢微弱惟其設淮上之備以  
嚴外戶阨荆襄之要保有上流是以能建都江左歷  
年之久今車駕駐蹕建康則荆淮之防托汭流之斥  
候誠爲急務斥候之不明以措置不專勸賞不立也  
自來委之軍中及沿路州縣而軍或散亡城亦自守  
倉皇阻絕力所不暇今欲自御營及諸軍州縣各選



募使臣兵級立定人數信賞必罰不任出戰城守之責專令探報如此則人得盡力事不失實矣防托之不謹以事出倉卒不能豫備也自來俟有警急乃始調發而陣未成列兵亦已交退無所歸披靡逃潰今欲前期選閱受成而出各使分劈遠近占據形勢習熟其山川險易之宜以爲出入邀截之計廣積芻糧嚴設塹柵出而掩擊入而拒守如此則前有以阻遏而後能牽制矣雖然防托之任正惟其人未得其人計將安出願謹斥候防托之備慎將帥委任之選保

無後患堅守不動爲長遠之計可也苟或未然則維揚之禍可鑒哉又請淮漢修築城壘劄子曰駐蹕建康爲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于江北料理營田葺治戍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旣已移屯營田旣已旋行楚泗旣已修築惟是沿淮如廬壽泆漢如襄鄧等處尚未錯畫願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于楚張俊之于盱眙楊沂中之于泗使名城堅壘絲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讐敵心又



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者古蹟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渚所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大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長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碁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旣已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而張守亦疏曰○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賊至○官吏遁逃○則賊

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攘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托○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賊繇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



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之策可以禦之矣若繇荆京東而來則當禦于楚泗若繇京西而來則當禦于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于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使同府倅監司叅以民兵相地形之勢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沮大江之險而却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衆寡蓋勿論也符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統

八千乃絕淝水決戰而勝之今使賊繇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距符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于赤壁而勝之今使賊繇漢江荆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距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况狄人長技惟是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于上流誠爲至計若廬壽光楚泗蘄黃舒和不



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激于中流使不得  
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  
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嘆曰嗟夫固天所以隔南北  
也遂歸則江亦未易度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情望  
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  
恃也後葉適論沿邊守禦有曰夫極盛不免衰微之  
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  
不肯約耳况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成  
永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慝

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  
則安樂無虞引日玩歲而傾壞常臨于目前未知執  
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于亡  
則有甚矣故余素論常欲于沿邊牢作家計壯固藩  
墻以保堂奧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  
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比其室廬時其耕稼  
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于垣塹之上長戟勁弩持滿  
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  
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自古未有沿邊二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九  
千餘里。糜費數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若是之拙者。然亦不思。今日甚有費數千萬億。爲無益之用。歲歲無窮。未嘗敢一毫削損。而獨此之吝。何哉。又請以一家譬之。夫富者多積厚藏。廣宅美室。聚子孫而居。何嘗不高墻垣。實僮僕。備守不使強隣暴客。輕輕窺伺。而後得安者。天下與一家何異。盡沿邊道里。費數千億萬。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祖禡空洞。示人以室家之好。皇皇于內。而反不汲汲于外者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

衣冠禮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矣。







古今通纂卷三十九  
東薄于海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  
城爲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宣府大  
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故虜  
患特鍾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中獨有間道騎行可  
一人卽元扎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  
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  
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大原北境  
西盡雍河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  
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

所謂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  
榆林榆林地險將勇士力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  
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  
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而南  
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虜旣得套固原  
改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爲唇齒爲虜衝又自賀蘭  
山直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  
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國初置甘  
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



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列鎮河外  
外薄于沙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後虜入莊  
浪涼州而靖虜永昌為內邊左番右達肅州尤孤此  
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為徼者也自蘭州南抵  
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患苦又西南出  
為雲南古稱滇南轉為貴州又南東轉為嶺表中包  
湘楚跨百粵三江而諸夷獠蠻獍狴獠苗狼黎峯之  
屬各窟其中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然稍奉  
要束聽羈縻而統于藩省撫巡示威宣德而鄖陽荅

梧南贛為重鎮自京師東薄大海泛登萊包淮揚  
南際于閩廣濟洋萬里通四瀆八表為一楮慮獨在  
備倭此國家幅員邊圉設險守國之大畧也  
高皇帝初定天下即元都設北平都司即古會州大  
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屯諸衛建寧藩其中與  
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為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  
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修隘為內邊故  
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盡漁陽盧龍稱雄鎮設衛開  
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為



要地遼陽既下不郡縣獨置衛所填之權衛事良佐  
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掖間皆敵境乞畱朝  
廷所遣斷事吳立撫軍民具益之兵于是置都衛以  
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填焉而遼陽開  
原有安樂自在二州處保塞降夷當是時上以天  
下甫定垂意邊務凡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  
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勅勞諭令  
固疆圉而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  
功成而山海夷種怙阻險時竊發爲暴上遣將往

訊輒勅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  
自屏遠喙息無爲州縣擾可也至哉訓乎其爲萬世  
式矣始寧王王薊時大寧朶顏福寧三衛夷故獷悍  
力戰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  
歸會朝廷削三王護衛而靖難師起遂大師兼程  
趨大寧擁王與偕南招諸胡及思歸戍卒以從大寧  
地許畀三衛戎使助戰戰疾力天下大定乃遂徙北  
平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而散興營諸衛于京  
甸于是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畀三衛夷俾世爲外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藩已封元裔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谿城而關外設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夷爲號名設衛填焉時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滅此殘虜吾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旣昇三衛夷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上英武軼百代數伐胡犁其庭虜益遠遁又使者降者相繼虜僵尸脇息百蠻諸戎

重譯奉琛固無爲議邊矣先是虜寇遼東都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榜諭天下都司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聲息不時聞者鎮守官而下罪皆視此益嚴邊臣蔽欺之誅如此宣宗皇帝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二年巡邊破兀良哈之衆虜讐懼而上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瞭望嚴密豈患虜哉故獨苦玩慢自隳邊耳當是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上念其脫萬死自歸



可憫優以官祿復其家爲著令自棄大寧與虜而興  
和廢開平失援至宣德三年遂徙衛獨石蹙國益  
三百里云正統初天子幼冲太后倚輔臣經  
大政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邊遇虜都督蔣  
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畱不進亨信直馳抵其營責之  
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乎且  
汝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死敵貴等色動而以芻  
糧不繼爲解亨信卽露章劾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  
忠乞誅以振法于是命兵部尚書王驥馳至甘肅

閱邊備濶甚莊浪永昌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堠不飾  
軍無律而命亂慨然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軼  
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問曰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  
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  
狗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一軍股慄因謹斥  
埃整部伍申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會虜酋寇莊浪  
遣都指揮衛榮擊敗之選甘州卒五萬畱屯而定爲  
更代番上法省輸運已乃還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  
邊遣都督貴將選卒二千行戒之日兵精氣銳遇賊



不能勦無為復相見矣貴父子感奮往則遣叅將安  
 帥兵由東涼逾白鴉孤口抵鐵門關為之援遇虜于  
 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而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  
 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期狼心山襲虜巢夾擊大破  
 之酋以走死時侍郎柴車總陝西嚴都指揮能以其  
 人冒功車奏罷所陞官能訴之 上 上復許車持  
 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按覈以肅法今宥  
 能如餘人何 詔鑄能秩而賜車金綺從二品祿  
 時叅將石亨請科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邊 勅軍

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虜方驕悍邊  
 地■■薄■民■疲■困■復■驅■使■實■伍■勒■令■起■科■是■絕■其■衣■食  
 之■路■而■迫■使■逃■亡■也■揆■今■事■勢■宜■布■恩■信■以■結■人■心  
 人○心○得○則○邊○圍○固○矣○事○得○寢○其○後○王○振○擅○權○而○雲○南  
 麓川夷思任發叛頗擾邊緬甸蠻自詭必得其要領  
 請致師闡振欲威遠夷于是 命定西伯蔣貴總兵  
 太監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閩浙  
 盜起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死無筭僅以破克  
 而中國益耗病振顧益驕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



屢生事為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于直北要害增城  
 堡為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親征因遂有土木  
 之變嗚呼闔之無良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搖  
 賴廟謨而定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留邊將  
 守都城者諸邊孤危虜警日夕至民大駭相訐棄城  
 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劔坐城門今日敢出城  
 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為死守眾始定會兵科給事中  
 葉盛言今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  
 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

關不固即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  
 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  
 居庸宣府兵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侍講劉  
 定之疏十事畧言昨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  
 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卑  
 敝亭障缺敗蹊隧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  
 慎防繕亭塞障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  
 地縱橫掘塹為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渚為水櫃或  
 多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



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  
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兵  
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  
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可省俸  
給而無後憂當是時兵部尚書于謙以忠力爲天  
子所倚信柄國昌平侯楊洪奏請遣御史通出鴈門  
護輿通意不欲行疏言謙洪本建此畫獨委難于臣  
乞令與臣俱謙卽疏言今國家多事非臣子辭難

之日臣謙諳山西事固當往請得行上不許命  
通謙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襟喉漕河而獨  
石馬營等入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曰獨  
石棄則宣府懷來不可守宣府懷來不可守則京  
師孤矣命都督孫安往鎮遷給事中葉盛以叅政贊  
軍于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  
與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蔬圃給將  
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戍卒不任  
戰者驅之耕課歲收子粒以佐軍興盛在獨石五年



邊人賴之時大寧地既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阻闖  
門庭時殘我吏民而要官賞自若喜降密雲白羊諸  
屯僅縮縮自保在宣府譬左臂瘵而勢孤在盧龍譬  
後背僵僕而前難任在遼海爲扼吭于八陵爲左腹  
迫切憂土木之變三衛夷寔鄉導以行及也先弒其  
主脫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惡不可  
悔其名朝貢或以懈我不可組也獨議邊大同爲京  
北巨鎮爲山西鴈門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  
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搖動不

可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猪圈頭  
凡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營委  
指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  
督之諸營堡內簡其精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  
關獨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  
走知地里便藏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諸關重置關  
馬石牆布渠落使峻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校鎮  
防之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毋動獨  
本所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



營倚前角後爲截勦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  
不屈彼衆雖暴譬蛇豕投奔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  
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徑八百餘里關七十里墩  
塞百五十六營堡入其沿邊平漫地皆修削偏陂其  
關口倍薄增卑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內官博御史斌  
鎮守古北口古北口迤東都指揮致主之古北口迤  
西都指揮興主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難  
隄防平居畫地而守然且不給卽有警何措今照石  
匣驛于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

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駐團  
操便諸籌邊固圉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登民  
忘大創焉而都御史李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  
之耕塞屯日起邊儲克足會瓦刺入貢秉疏言迤北  
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  
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  
給我士馬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往 永樂 宣德  
時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毋入境住劄  
得窺伺 正統間許牧大同故虜得調知地險數犯



邊今虜畜多恐其計不止為國費蓋慎防如此已瓦  
 刺以前所掠男婦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  
 口五斗事下秉口與之粟石軍吏以違制爭秉曰  
 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人俘耶專之而得罪不敢辭也  
 事聞上賞歎已劾總兵紀廣旨下言邊國孔  
 亟母以微文摺大將下御史覈報召秉還言官  
 交章言以邊將故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留河套  
 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已復南所謂于里而一曲者也  
 周漢朔方秦沂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萬

城唐張仁愿所謂築三受降城者也宋趙元昊據寧  
 夏因以為國固套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種南  
 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南  
 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國初即  
 受降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東勝城  
 一憑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虜匹馬  
 一人不能隱望城輒哭慟引去而套為內地虜居沙  
 漠河限之伺冰凍乃入冰欲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  
 秋冬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修城虜往來盜邊或



窺遼東或犯宣大或走寧夏莊浪甘肅伺間入非久  
 輒去而延慶為內地迨東勝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  
 始渡河景泰初虜始犯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  
 間阿羅出始矚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臘尚不敢  
 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劫中國人為作使因入  
 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勦閣學士李賢  
 主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且言秋  
 方熟虜必入掠郵延環慶間宜擇將帥統步騎大舉  
 疾入庶得盪平部請召信還受成筭會毛里孩侵

大同陽求貢而罷于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  
 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據進不可  
 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則不繼遂棄寧夏險  
 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兵志有  
 言先發制于人毛里孩以土達嘯聚日夜伺欲犯邊  
 臣伏計河套距邊僅二三百里彼客我主以客就主  
 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虜自恃衆強併吞諸部志滿  
 氣盈馳驅不息士馬憊頓此可敗者二比聞散逐草  
 木兵力四分此可敗者三誠選京師宣大勁兵數



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謀知所在出不意徑潛  
擣其巢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其事  
也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欲守則飭兵毋徒以文移  
故誤邊下庭議命吏部侍郎葉盛往視議方畧上  
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田  
耕故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長  
便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實邊而  
選士兵助之事復寢成化二年延綏紀功兵部郎  
中楊琚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

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旣踈額兵亦寡套虜侵軼  
罕有寧日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自幼行游河  
套熟其地勢謂臣言套內地廣腴有塩池海子之饒  
葭州民多種食其孺地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  
奏欲于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榆溝紅塩池  
至寧夏黑山嘴等處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三東西  
七百餘里雖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扼  
虜而衝其腹心時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  
綏一路營堡移置直道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



也。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闊踈撫按分巡官罕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飼器械不修虜猝至誰禦乞行撫按分巡官時巡戢之。詔兵部尚書王復行飭邊疏言臣奉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行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有隘險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地錯互不均遠或百餘里近或五六里兵馬屯操及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遇虜警傳

報倉卒卽調兵無及虛聲應援而已其西南抵慶陽等處遠至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邊北一帶墩臺稀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巡總督等官會計府谷等十九堡俱極邊要地必增築移置庶幾可守及今聲息稍寧先撥軍餘採木俟春暖併工府谷堡移芭州舊城東村堡移高漢嶺響水堡移黑山河土門堡移十頃坪大兔鶻堡移響鈴塔白落城堡移鞏營兒塞門堡移務柳莊不惟東西相直道里徑捷而各依水草以便駐屯其高家堡至雙山安邊定邊等營相去懸隔



者合于該交界地柳樹澗瓦剌梁等處各添哨堡于  
隣近營摘官軍哨守其起安邊營接慶陽起定邊營  
接環縣隨形勢爲墩臺共三十四座溝墻高深足以  
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容兵臺墩稠密聲勢聯  
絡而緩急足策應也 詔允行當是時 國初健將  
士馬旣盡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覆在其外議者  
爭修營堡墩臺爲內防計矣五年陝西總督項忠等  
奏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藩多內爲士  
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

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  
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空于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  
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設固原衛八年都御史  
余子俊撫延綏行邊相度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十里  
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 上曰陝西三邊日延慶日  
寧夏日甘肅三邊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  
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  
久 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 天順間阿羅  
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居民 成化初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久畱河套故  
今日孛羅合札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綏地方  
自 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  
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于  
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内總兵巡撫官議乃依  
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剝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  
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 勅所司申戒總  
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于界石外種田召寇  
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綏會官移

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月各一興  
工修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 詔允行  
于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牆延  
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砦相連比不絕中空  
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及依高山折  
崖隨地畫便剝削累築挑塹延引爲邊牆凡爲堡十  
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餘再閱月而訖工先是 正  
統中都督王禎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子俊益廣  
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屯重兵請盡釐陝人



有伍籍詭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徒實之擇其才子弟爲建學立官師教之俗不習藝圃多棄地則教以樹藝自是蔬果與內地等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林壯實爲雄鎮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築寧夏邊而馬文升時巡撫陝西人頌稱關中三巡撫云二十一年總督宣大軍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卽以曩在延綏修邊墻事宜奏聞蒙賜允行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

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二步舊有墩一百七十七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告成工視延綏修邊之費雖日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卽 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閱實赴任于科道計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近人情之甚者于是戶科劉昂等劾子俊取民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九  
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于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克，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于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速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䟽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踈遠，置諸六郡，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于審時，急于功利，乃從凋蔽之餘，輒興城堡之築。

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䟽入上，命該部詳議。以聞。既而又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



古今通纂  
無罪復下兵戶工三部會議覈奏遂革太子太保令  
致仕去聞之視師延綏者其遺民故老咸日鎮城舊  
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  
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  
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携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  
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  
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離竟失鎖鑰虜騎長  
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  
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弘治中 朝廷清明中外

大臣皆協心體國爲經遠計而馬文升劉大夏相繼  
爲本兵時都御史許進督大同數條邊事上文升知  
進材輒覆免戎務修飭虜酋小王子憚進名數貢馬  
爲好進善撫之故河曲無虜患而內地稍寧然東勝  
終已不復無何三公謝事繼之者非人法久復玩邊  
墻日頽薄不治而虜酋札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  
入套中圍獵春河開出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益久  
兵益脆不任戰十二年南京兵部尚書倪岳上安邊  
五事日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札加思蘭



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于我者衣食自恣

屢起盜心處于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克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藉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及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于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緩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緩，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旣盡，而西老弱

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緩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



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亦貴。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遇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冠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于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

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彈賊之道。兵力弊而無養兵之實。徒委西顧之憂于陛下。果誰分憂。盡心効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紘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



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  
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  
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  
抄掠于前躡襲于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  
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  
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  
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陸  
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  
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微

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  
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  
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  
我困憊虜酋安望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創失坐勝  
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  
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  
夫祖宗之于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  
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  
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  
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  
于天子 宗祖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  
于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  
陝而六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拯其爲  
寡謀不問可知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  
卒莫能定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以臣論之不若卽  
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  
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日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

成功日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日募民壯去  
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日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  
覘賊情日實田屯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十三  
年順天巡撫洪鍾以朶顏勢日猖獗武備積弛建議  
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領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  
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復繕城堡二百七十悉  
城沿邊諸縣緩急有賴十五年固原州開設總制府  
成化以前套虜尚未熾平涼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  
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治而以



固靜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八月總制三邊尚書秦紘奏修豫望石峽口雙峯臺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從之甃石爲垣裹鐵爲門及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先是寧夏巡撫王珣請發陝西軍民五萬于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裏一衛官軍防守別命御史一人巡視都御史史琳亦請于常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之兵萬人使常駐其地戶部員外徐鏞時督糧寧夏亦請于花馬池興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住守仍增

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住鎮之事皆下總制尚書秦紘勘報至是紘奏前地止可修堡以便駐劄增墩以備瞭望調兵設官皆不可且令于花馬池之西墾田萬頃募人屯種以漸斂之每頃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堅城以爲家將使食足而兵強矣兵部請如紘議從之七年火篩寇固原入花馬池詔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乃上言臣聞防邊之要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



靈州一帶地里漫衍城堡稀疎兵力卑弱一或失守虜衆折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土漢雜處儻兵連禍結內變因之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 成化中徐廷璋余子俊等修築邊墻虜不爲患邇自花馬池折墻而入戕破內地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寧夏鎮巡屢乞築濬提督史琳又乞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秦紘僅添修四五小堡虜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殘破曾不能少有禁禦臣始至鎮以坐談不

如親見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四端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張仁愿之所以距突厥也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矣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虜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



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得屯田數萬用省內運固其上矣。卽不然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雖非上計猶愈無策。醜虜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生息以爲後圖則東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以城延綏至急也。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澗池起至寧夏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填塞獨興武清水屯十刺紅山四堡切近邊牆易于防護其餘城堡俱各絕遠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臺稀疎節被達賊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填溝而

進開挖邊牆一日可二三十處墩軍往往逃竄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而牆外平漫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鋒長驅一日夜則已至固原矣爲今之計必于舊牆內外幫築高厚牆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去百二十步傍堡于空濶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邊牆等他所空闕仍添築墩臺挑濬壕塹設治鈴析廣張旗幟令連絡相應分委守邊叅遊協同守備各照所轄定舖分防護其定邊安邊營迤



西一帶責成巡撫都御史依所計度應築牆者築牆應剗削者剗削一體修治務使邊防有備而腹裏無虞萬全之謀也至若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塹之阻顧西設寧夏一衛東止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一所虜賊大舉必從東入不惟無險可恃抑且兵力單寡宜添設衛所屯耕防守則勢不偏重而邊牆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惟是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誠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達賊出沒之重地也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而環慶勢孤無

環慶則無陝西矣臣頃巡視城池壕塹悉皆廢弛夫以寧夏之地土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失今不圖將來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洪武中有土達土民六百餘戶部自歸設守禦所綏輯給之田地草場使得耕牧徑屬陝西都司一遇有警土達輒自備鞍馬報效累有克獲後奏革本所遙隸寧夏土民亦隸寧山衛經歷司所司不知存恤草場爲有力者豪奪馬匹站死不復追陪人畜彫耗死徙居半又于所屬路阻黃河虜賊外侵科差內擾控訴無所自非靈



古今通纂卷二十九  
州改設守禦所如故而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欲撫  
綏無繇其環慶兵備副使止轄慶陽事務簡甚况兼  
理靈州塩池距慶陽遠實難遥制乞將環慶兵備改  
駐靈州練軍理訟撫安土達兼理塩課聽陝西寧夏  
巡撫節制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土民有趨利避  
害之望又韋州地廣實虜要衝今城池坍塌守既不  
嚴戰乃無兵况密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先年恭  
王墳爲虜掘發自非添設常備之兵貽患未已而慶  
府中護衛若儀衛司旗校舍餘別無差用比之秦肅

二府千里備邊勞逸懸殊今若摘于韋州操守保障  
最爲長便且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人肢體之地  
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又考按圖  
冊兼廣詢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俱棄  
不守乃于河西別築墩臺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  
無自覺知又因黑山管被虜攻圍遂移平虜由是平  
虜遂爲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  
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何如耳  
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也今河東墩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墩堡獨不可盜  
空之乎虜窺黑山遂棄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  
棄之乎然則河東邊牆墩塹誠宜幫築與河西烟火  
相接而河西黑山營挑選精銳屯宿按伏爲平虜聲  
援則封守慎固之道也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  
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繫有大小大事可成則  
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自古之舉大  
事者未有不一勞而後以永逸者也世之論邊者主  
于戰以爲功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三軍策勵

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餼明斥埃以待虜之近塞  
當督率諸將共行天罰雖成功在天所不敢必而臣  
不敢避也乃今顧以邊牆爲言者受恩深重自當爲  
國遠圖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  
之日欲及時經理毋貽後憂焉耳奏可而一清銳意  
經綜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役費戶曹銀十六萬  
及諸犒賞藥弭轉運木石皆精神所注計慮周悉會  
孝宗崩時逆瑾專政以修邊爲過費繫治而功訖不  
就嗣是北虜亦卜刺阿爾禿廝兩種與小王子相讐



殺因據西海屯朔方河西遼東保塞諸奚夷日漸携  
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  
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修邊或云進幾里扞虜  
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虜患日進四年虜入花  
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叅將  
陳乾浚入固原平涼嘉靖初虜入花馬池掠西安  
鳳翔起少傅一清以兵書兼都御史督邊尋召還  
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王憲  
督師都督杭雄總兵郅之斬虜三百七年虜掠寧夏

起尚書王瓊總督陝西邊瓊請於花馬池至定邊營  
八十餘里修邊牆禦虜牆據要害且厚堅可乘於是  
度虜所從入饒水草之地集將校擺邊虜近牆輒雜  
用弩砲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而兵尚書李承勛言  
曩河曲所患者獨土魯番耳今亦十刺又浚入巢西  
海與犄角爲寇故今陝西邊患延綏固原爲最急又  
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及時糴粟貯蘭州爲河西備  
至於莊浪實二虜出入所走集宜繕寨設屯以隔絕  
二虜相通之路又兀良哈最近京師善撫之卽屬



夷不善撫卽門戶之寇也。又謹其街御。又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釀大患。且成交趾。世子流寓。老嫗異日或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皇上覃恩。經遠豫定。廟筭用人。理財以保固社稷。吏部尚書桂萼以宣大榆林遼東饑亟。請上優恤。以大慰其心。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蓋黃河在天下。皆害於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租足。患於歲支不敷。遼東土廣人稀。互營田。副參所轄軍。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令各擇肥

美。據形勝而營。先年李承勛行巡遼。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瀋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農耕。築牆包山立臺。其顛以守望。瀋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宣大寧夏宜皆可行。而主於積芻糧實邊。如國盛時。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如此。其後虜吉囊俺答二酋業與諸戎解讐。結約頻為中國患。而大同軍數叛。至戕總制大臣。遁逃走虜中者數千人。虜擇其狡健者多與馬牛羊帳幙好遇之。細者為



僧道丐子出入調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並邊垣散入諸語言衣服本華人入市屢無間至乃時時潛入京畿爲內間揆者猶相從問訊應唯唯已忽抽刀躍起賊殺人人乃驚走而虜騎如雲四塞至矣民無所得避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章趙全之倫各擁衆數萬前冠軍每入塞恣掠入屠戮得意去終莫能禁禦也蓋是時虜多從大同卒入大同與大同卒約我無爾掠爾聽我南我歸且遺爾輜畜買路與結約折箭爲誓去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爲寇災雲中

上谷無寧歲其後柄國者益放濁邊文武臣冒功掩罪公於賄賂邊備大圯雖大臣總制邊功見之簡書可稱述者不乏其人然適保疆圉能毋失敗而止他莫能悉也十八年上幸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伯溫行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賚邊士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築也前都御史文錦築而事債由措置失宜後繼者閉目搖手不復爲五堡計則愆愷過矣于是以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小不稱開展之得多宿軍爲諸堡走集名弘湯堡以



紅寺西護堡村爲紅上布袋等溝通虜蹊間也於村  
創堡爲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于泥中而河  
南好女村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堡相羅絡也築之  
名鎮河堡以南原舊堡溝全峭隘難援也稍西南車  
房地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無水泉難守  
稍東堡盡頭北四望豁敞有水泉可戰守爲鎮川堡  
蓋展築者一創築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  
中一山特起名平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覘賊多寡  
去來方向瞭如也於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中召募

夫役聽自至豐其糧犒遠近嚮應於是壕塹墩臺密  
布卽所募軍願畱者三千人遣叅將將之使屯耕而  
蠲其租而五堡以完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  
邊發卒分地乘鄣時邊備久圯萬達旣部遣已尋遣  
健卒數百間行察勤怠以硃和油寘竹筒中均給之  
約曰諸堡壁亾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  
亭卒得所署書各面縛听劾治由是人人震恐無敢  
去障者八月虜大人則徵諸將兵逆擊令材官善射  
者夾道伏虜控頓引去上賜重書勞焉於是萬



古今通纂 卷二十九  
達察瘼傷哭死士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築邊牆二萬丈民賴以安二十一年時議築大同邊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龔大有謂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爲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旣設外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驚西河棄而甘州危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悚乃修築兩邊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耳上命整兵慎守修垣姑已之二十四年戴金又言紫荆密雲係國門之

藩屏而宣大偏關又紫荆密雲之捍衛蓋添設重關以限制夷虜若假以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勅一重臣親往紫荆等處相度關隘亟爲修築其宣大偏關勅總兵趙卿總督翁萬達議處以聞上從之命兵部侍郎路迎往四月兵部尚書唐龍言往年虜犯紫荆關失利而去其垂涎欲噬之心不日忘也宜勅各鎮修築關隘各州縣練習民兵以待之又宣府大同藩籬也居庸紫荆門戶也順天真保定等府州縣堂室也藩籬密門戶固門戶固堂



室安故二鎮軍馬糧儲獨雄於他鎮可戰可守顧用何如耳宜令總督翁萬達將調到遼東官軍分布懷來地方按伏進則赴援三關退則協應宣府及嚴督二鎮總兵分兵設伏使聲勢聯絡以遏賊衝有因循退縮者悉寘之法報可後虜犯京師既退僉都御史王忬請於都城築外郭使附郭人得寧居廣置林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禽設總督薊遼保定以供衛京邑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兵萬人  
有急得相爲援奏可次第行如章而薊州置總督以

副都御史督大同大同地極邊寒儉而獨於撫臣饒則哀幕府諸羨入悉歸軍無所私而請大農金錢十餘萬賑之已以侍郎督薊遼虜犯古北喜峯冷口諸隘則部諸帥守馬蘭谷守石塘嶺守渤海守紫荆倒馬關而自以精騎居中權督調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以便宜爲國而好結柔顏諸屬夷甚恩令不爲虜使自是虜闌人頗弔當是時尚書博爲本兵總督所札治邊將輒覆可邊將



關卽問所當代爲誰遇闕輒補故志行時博言狂胡  
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道震驚西犯偏關則  
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旣殊戰守互異薊昌保定  
三鎮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卽爲上策宣  
大遼東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  
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  
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岔道八達  
嶺皆賊徑所由宜統重兵以衛陵寢馬門寧武偏  
頭均山門戶屬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

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  
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  
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牆拒守大同外與  
虜鄰先年總兵梁震每伺虜入寇輒令勁兵搗巢虜  
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  
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稔惟墾荒豐積足以稱雄  
矣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  
入則小利益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日防秋已則  
乘間抵瑕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上淵居西內



加意九邊。每風霾時，作輒行戒備，請兵請餉。敕司農司馬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嚴，尤所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謀臣經畧無慮數家，有為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子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虜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有為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星，羅碁布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

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為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為功，不以亾卒為罪，而不度彼已易於掌虜，良將勁卒始靡孑遺。凡此之計，已自見其困矣。薊遼總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廩之不繼，是致逃亾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敝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三鎮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殆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救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



家無銀司兵者每煦煦慰拊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救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隘僅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糝糠沙土之挿和終歲勤悴不得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救也近年議計撫夷之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一夷欲不遂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訊邊將爲所要脇乃至逼軍採柴科歛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撫之救也凡調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賞情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

居缺補工役無歇懸鶉枵腹手持救器比其迄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救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狡虜襲虛遂議每秋畱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二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賚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戴更苦此久戍疲勞之敝也合二疏觀之籌邊無策可以見其大略而債帥培克功罪混淆猶不與焉選又條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募兵多逃哨揆不實馬匹不壯皆因糧芻不充惜小費而悞大計部覆謂營伍



逃缺則食宜贏餘何迺更稱不足蓋至是而無策甚矣。隆慶元年。上諭吏兵二部。勦鎮邊墻。因久雨傾圯。雖已降旨修築。未知工績何如。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推才望大臣。一人行邊。會同督撫。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益。凡邊臣所不能爲之事。所不敢言之情。具實以聞。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兵部侍郎遲鳳翔可。上卽命鳳翔。賜勅以往。四年。諭兵部曰。畿輔近邊地方。武備廢弛已久。近邊言者。皆詳於內。而畧於外。豈萬全乎。爾宜悉心詳

議。所以捍外衛內。具奏施行。於是尚書霍冀等條爲十事。上之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印官。宜行總督撫按。公同甄別。吏部仍慎選甲科老練之才。克之一。修繕城堡。謂沿邊地方。州縣城垣。屯堡宜速行。各該守臣。增築多開濠塹。一。申明保甲。謂郊畿近地。軍民雜處。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一。圍練民兵。謂各州縣設有民壯。有司獨用以供迎送之役。全不教練。宜行所在撫按。加意教閱。多方募集。編成什伍。平時則量減徭役。防秋則量給行糧。有功



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近邊州縣多圯廢不修猝遇  
虜警不使傳報宜酌量衝緩以時修築一製造火器  
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宜選軍民有膽力者克爲  
火器手不時教習一栽植樹株謂畿輔內地平行  
空闊虜騎得以長驅宜於各城堡外多栽樹木不惟  
利民且可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旣修宜命各  
府州縣查照塚口數目編定號次挨戶出丁守之不  
得徇情優免遇虜報戒嚴卽挑選壯丁如期策應一  
嚴謹收歛謂虜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

甲馬上執旗召集鄉民悉遷入城堡怠玩者罪之一  
責成兵備謂地方戰守之功無不歸之兵備而失事  
之罪止坐總督鎮巡甚非法紀今宜爲戒使人知責  
任不容他諉庶于邊務有裨上以爲然命各該  
撫按督率兵備等官着實舉行更置有司務依期作  
速具奏至六年俺荅通貢受約束邊境寧謐大學士  
高拱言夷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  
則狂顧反噬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約者也當先帝  
時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賜關市之利耳而邊臣倉



卒不知爲謀當事之臣憚于主計斬使絕之使挑虜  
釁自是大舉內犯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  
使邊民肝腦塗地膏腴棄而不耕屯塩廢壞豈惟邊  
事不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中原亦且  
敝矣此往事失計之明驗也天祐國家胡雛委命  
朝廷處置得宜虜遂感恩請貢凡九夷八蠻聞風慕  
義孰不向化斯亦千古一時已然臣等所爲深謀遠  
圖則不在是昔先帝嘗下詔修塞者屢矣然財  
力俱傷迄無成效者非徒奉行不力之過也實以虜

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虜效順受  
封九塞晏然出國家什一之慮以收胡馬之利招  
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沉幾密畫次第舉行  
卽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  
勝在我則和可戰可寓戰于守寓守于戰亦可此則  
邊臣所當加意者也如昧制馭之權宜苟一時寧謐  
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禦之則其患又自今日始  
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入事殿最邊吏積餉修  
險練卒鍛甲督屯理塩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九  
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倣失機。上嘉納。萬

曆四年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國初

招大寧藩封昇兀良哈爲屬夷俾輔畿郡未幾匪茹

厯我。宣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爲梗故

初設鎮守桃林口已而移子谷。天順又移三屯營

去喜峯二舍卽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名三屯營在

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縮較其中以

要貢路示重舊城痺薄而隘南有坵垣爲截殺營卽

移鎮府所支也間有闖闖獨無城守且屯戍非土著

兩防罷空營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之

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

足犄角鎮守麾下移兵餉顧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

統馭急禦侮也。嘉靖來虜震京國。隆慶之元人

薊東垂而鎮益重乃以繼光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

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二營闖闖日壯恐益誨盜

爲虜資常鳩鎮之衆訓練于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

矣乃謀闢城于制撫兩臺會。上卽位。詔增飭邊

城因得請適汪少司馬閱師條便宜制令移忠義中



古今通纂卷之九  
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戶經歷各  
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衛增  
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  
三年撤南垣而坏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  
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雄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  
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而  
闔次之徂署外完秋甃其裏上下有睥以爲之防次  
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  
如樓臺下旁各分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

以牛馬墻列孔以備睥睨東關塲以積芟菁從衛五  
十丈統而論之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  
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谷雲中朔代以致  
上郡北地靈武皋蘭河西山川連給列鎮屯兵帶甲  
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侯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  
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  
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  
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  
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寔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失。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

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守。各地方督率耕牧。從古脩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撥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攻守無策。而偷墮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斤埃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每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耳。至于邇者。遼陽覆沒。廣陵失守。則遼東沃野千里。淪于奴酋。而山海與虜僅隔一閭。疆圉日蹙。畿甸卑迫。內勢岌岌。有不知所終之懼。防禦之計。果何道出。萬全哉。昔人有言曰。今夫輿地河北



重關隴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爲華夷之界陘嶺通中國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酈食其謀撓楚則日塞城皋距飛狐趙涉割制七國則日走藍田出武關亦謂形勢也用也是故險危莫重于西北而都邑所在則尤重經理莫急于邊塞而都邑所蔽則尤急周人之爲謀也伐太原城朔方後嗣急之其禍至于攻驪山覆宗周漢人之爲謀也治新秦中寔塞下後嗣忽之其禍至于主上下殿魚羊食人唐人之爲謀也斥磧北置都護後嗣忽之其禍至于掠都邑焚宮闕宋

人之爲謀也復燕雲城靈武後嗣忽之其禍至于輸歲幣割三鎮而南渡而亡然則大原朔方周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之形勢也磧北都護唐之形勢也燕雲靈武宋之形勢也乃都邑不同境土有異審之以因形制變則豈非勢之大同也哉始謀之強者勝嗣忽之弱者削必然之理也我朝之都燕也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避周漢然藩籬視關中爲稍孤其視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無限胡之防固遠過之矣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九  
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 京師爲最急○  
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 宜○大○次○之○  
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 講○大○寧○則○  
宜○勤○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  
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  
而○ 永○樂○ 宜○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  
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畧○不○顧○惜○得○非○往○  
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  
垣○宜○設○宜○遼○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

東勝已淪異域而宜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  
成化 弘治之間但知火節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宜  
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  
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闢豐勝  
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宜大無難  
也時日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旣久釁孽乃生虜犯太  
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廣  
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  
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



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  
之○防○則○幾○轉○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白○  
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旣○入○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  
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  
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  
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筭○多○  
矣○至○奴○酋○犯○順○遼○東○失○守○今○且○扼○三○岔○河○阻○山○海○關○  
而○守○議○者○爲○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度○全○  
不○見○有○驚○濤○怒○浪○之○足○恃○且○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沿○

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而○地○之○宜○  
修○守○最○衝○淺○之○處○如○黃○泥○窪○張○义○站○者○皆○虜○地○也○卽○  
欲○修○守○豈○可○得○哉○至○若○山○海○形○勝○則○所○居○者○一○掬○之○  
城○周○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牆○倚○牆○而○築○者○延○  
亘○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流○漭○連○城○極○天○無○際○奴○舍○騎○  
登○舟○掛○席○乘○風○瞬○息○直○達○卽○以○千○百○船○艤○難○而○岸○直○  
滄○海○之○一○粟○而○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城○地○爲○角○  
山○脉○從○居○庸○古○北○喜○峯○迤○透○千○餘○里○沿○山○關○隘○以○障○  
朶○顏○諸○夷○關○城○枕○之○繚○垣○于○山○是○爲○邊○牆○而○峯○巒○更○



高○于○垣○數○仞○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  
間○中○關○爲○閤○刀○又○歡○喜○嶺○蛇○蜒○綿○邈○緊○抱○關○門○嶺○高  
于○城○張○弧○決○拾○矢○達○城○樓○登○嶺○而○瞰○一○城○盡○在○目○中  
是○高○嶺○有○乘○墉○之○便○斗○城○無○頓○兵○之○助○是○奴○有○戰○地  
而○我○無○守○地○也○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有○爲  
築○邊○城○從○芝○蔴○灣○起○約○長○三○十○餘○里○北○遶○山○南○至○海  
一○片○石○及○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庶○足○悍○蔽○乎  
但○內○城○止○向○南○一○面○從○新○整○飭○而○東○西○北○三○面○皆○寥  
落○未○經○修○築○羅○城○跛○羊○可○越○尚○未○增○高○又○奚○暇○舍○近

而○高○遠○則○區○區○阻○塹○以○爲○險○終○未○計○也○惟○是○關○門○有  
關○門○之○守○京○城○有○京○城○之○守○一○人○有○一○人○之○心○力○一  
日○有○一○日○之○籌○美○誠○加○意○綢繆○豈○必○望○青○海○黃○榆○而  
始○謂○之○關○門○隨○各○要○害○皆○關○門○矣○豈○必○躬○登○壇○擁○節  
而○後○謂○之○經○畧○隨○各○衙○門○皆○經○畧○矣○故○能○爲○卜○式○者  
輸○材○能○爲○汾○陽○者○輸○膽○能○爲○樓○苴○者○輸○其○按○律○之○武  
能○爲○武○穆○者○輸○其○運○用○之○心○則○忠○義○可○爲○長○城○又○寧  
險○固○必○專○地○利○也○哉











